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參義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李徳滋

周易參義卷七

元　梁寅　撰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聖人之作易與天地準而天地之道皆備於易故此

係上一截言天地下一截言易盖觀於天地則見易也陽成形之大者為天尊而居乎上陰成形之大者為地卑而居乎下易書之作純陽之卦定名曰乾純陰之卦定名曰坤豈非取法於天地乎大之為天地小之為萬物有高而陳列於上者有卑而陳列於下者易之六爻則陽爻為貴陰爻為賤五上為貴初二為賤又豈非法於天地萬物乎陽為剛健其動有常陰為柔順其靜有常而易之剛以斷其吉柔以斷其

凶亦如隂陽之動靜也事之所向善惡各以類而聚物之所生醜好各以羣而分而易之占決之辭吉有吉類凶有凶類亦如事物之有分也象者形之精華如日月星辰之屬皆成象於天者形者象之體質如山川動植之屬皆成形於地者而易之蓍策卦爻隂變為陽陽化為隂亦如象形之變化也有造化之易則有易書之易而造化之易因象而見理易書之易亦因象而見理至哉聖人作易之功乎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言易卦之變化乃聖人之所以體法乎陰陽者也卦爻之始剛柔兩畫謂之兩儀以兩儀而生四象以四象而生八卦又以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下體不動而從上加之由二而四由四而八如兩物摩戛而成故謂之相摩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如圜轉推盪而出故謂之相盪然摩之與盪雖有廣狹之殊而皆變化自然之妙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鼓物者雷霆潤物者風雨日月之代明寒暑之錯行此所謂乾道變化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人與物得陽之性者則健而成男得陰之性者則順而成女此所謂各正性命也上一節為變化之成象者此一節為變化之成形者而其象與理皆於易卦見之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大始者有氣而无形故乾知之以運行所謂萬物資始也成物者形因氣而具故坤作之以發育所謂萬物資生也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上云乾知坤作言乾坤之成化各有職也此云乾易

坤簡言乾坤之成化本无心也乾健而動惟主於生物而未嘗艱難險阻焉此以易而知也乃乾之无心也坤順而静惟在於成物而未嘗煩擾作為焉此以簡而能也乃坤之无心也以无心之化盡父母之職非天地之大德乎又曰龍興雲致虎嘯風生乾始物之易者如是也風霆流行庶物露生坤成物之簡者如是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上言乾坤之易簡此則言人之易簡也人之易簡所

以法乎乾坤也有親可久為賢人之德以其心之存

主者言之有功可大為賢人之業以其事之施為者

言之然德業如是而但謂之賢人者蓋言可久可大

則僅可而已非其至也至下文言成位乎其中則為

聖人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德可久而无所間斷此易之至也日新之盛德也業可大而无所偏滯此簡之至也富有之大業也易簡之工夫至於如是則天下之理无一之不得矣豈非盡性之聖人乎故又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成大君之位於天地之中所謂與天地參者也於此觀之聖人即乾坤也乾坤即聖人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聖人設卦言始畫卦也庖犧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而八卦成列矣然有其象而未有其辭也至於文王則觀全卦之象而繫之以彖辭周公繼之則又觀六爻之象而繫之以爻辭葢无非明著其吉凶也卦之始設吉凶之理具矣然繫之以辭則吉凶愈著是吉凶因辭而後明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陰陽剛柔一也然陰陽本於造化剛柔近於人事陰

陽者氣而已剛柔則有形質也故易言剛柔者為多焉剛柔相推言卦爻剛柔迭相推盪也柔旣推剛剛復推柔而一變一化往來不窮卦爻之與蓍策莫不然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一節言觀象而繫辭也易書之辭有吉凶悔吝所以應人事之變人事之變有失得憂虞必決於易書之辭故人之得不自見也而觀於易之吉非得之象

乎人之失不自見也而觀於易之凶非失之象乎人之憂虞亦不自知也而觀於易之悔吝又豈非憂虞之象乎人之得失憂虞有以驗乎易易之吉凶失得有以應乎人人於其吉而加慎焉於其凶悔吝而深戒焉則可謂善於用易矣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一節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易之六爻柔變而

趨剛剛化而趨柔此卦爻之動而未定也而陰進為陽陽退為陰其象於此而見之變之極為剛化之極為柔此卦爻之靜而已定也而陰之為夜陽之為晝其象於此而見之然六爻之中又有以寓三極之道焉六爻陰陽為至著之象則動靜皆可見三極為至微之理則必動而後見故初二之爻動則地之道見矣三四之爻動則人之道見矣五上之爻動則天之道見矣然陰陽之運不外乎三極三極之道不離乎

陰陽故三極必具於六爻蓋非兩則不能立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人所居之位有上下而易之六位亦有上下君子善於體易則居上位而盡為上之道居下位而盡為下之道是其所居之安者以其順六爻之序也凡卦爻之辭該天下之理君子之修己治人處常應變辭无不備焉故於无事之時玩而得於心則於事來之際

有以見諸用是可樂而可玩者无如六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者六爻之象辭則卦爻所係之辭也變者一爻之變占則變爻所值之辭也君子靜而學易則觀象玩辭有以明六爻之理動而用易則觀變玩占有以盡一爻之時若是則是非善惡既素明於心吉凶得失復无疑於事其行其止无一不合於易矣然易即天

道也合乎易即合乎天也人不違天天亦不違人矣故天之降祐皆出自然而无一之不吉无一之不利君子之體易者盖如此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謂全卦之辭爻謂六爻之辭全卦非无變也然取象之意多故曰彖者言乎象六爻非无象也然取變之意多故曰爻者言乎變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此言易有以盡人事之變也人之用易者能省其失得則有吉而无凶不然則不免於凶矣能謹其小疵則无悔吝不然則悔吝至矣能補其過則无咎不然則有咎矣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陽貴陰賤固異矣然以六位觀之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是則列其貴賤者存乎六爻之位也陽大陰小固異矣然泰小往而大來否大往而小來有大畜必有小畜有大過必有小過小之與大未嘗不並立是則齊其小大者存乎已成之卦也卦之與爻有吉有凶固不同矣然有卦吉而爻凶者有卦凶而爻吉者有爻當位而反凶者有爻不當位而反吉者易之辭皆有以辨之

是則辨其吉凶者存乎卦爻之辭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以吉凶悔吝四者言之則吉凶易見悔吝難知惟明者察之於未形謹之於欲動然後可以不至於悔吝故憂悔吝之至者在於辨善惡之分界也所以无咎者以其善補過也然必先悔過而後能補過故能震動其補過之心者在於先自悔其過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卦之大者如復泰之類其小者如睽困之類大卦之
辭平易小卦之辭艱險其或險或易各隨其善惡之
所向而已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之大覆載萬物无不畢具而聖人之作易三才
之道亦无不備此易之為書所以與天地齊準也易
既與天地準則天地之有所不及者易能彌綸之此

又易之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易之所言者陰陽也然天地幽明者陰陽之形體始終死生者陰陽之循環精氣鬼神者陰陽之聚散是三者皆於易而見之故聖人以易之書而明其理則在天者有象在地者有形仰觀於天見天有晝夜上

下之文而天之幽明之故可知也俯察於地見地有南北髙深之理而地之幽明之故可知也天地之化循環不窮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故推之於前而見夫氣之始則人物之所以生者其説可知也要之於後而見夫氣之終則人物之所以死者其説可知也陰精陽氣合而成物則自无而有自隱而顯魂遊魄降散而為鬼則自有而无自顯而隱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鬼之情也顯而為物神之狀也隱

而為變鬼之狀也鬼神之情狀豈不因氣之聚散而知乎此一節言窮理之事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易與天地準者易之配於天地也與天地相似聖人之配於天地也夫天地之廣大也而聖人能似之天地之變化也而聖人不違之蓋唯其能似之是以不違之也聖人之心如是果何異於天地之心乎然天

地之道知仁而已故聖人之道亦知仁而已聖人之知周乎萬物而无一物之不知其知之大而无外也道濟乎天下而无一物之不體其仁之大而无外也然其周萬物者非私知濟天下者非小惠故不至於過差而為知仁之極至也旁行者應變无方故不流於變詐而能守其正樂天知命者理悅於心而順受其正故不至於憂而无入不自得此則知之常而无閒也安土敦仁者隨寓而安而厚重不遷故能愛而

不忘其濟物之心此則仁之常而无間也然其不流也不憂也能愛也是亦皆見其知仁之極至也此一節言聖人盡性之事而與天地相似一句為之綱下文言知仁之兩盡則皆與天地相似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聖人以天地之心為心然後天地之妙用可見也故天地之化无窮聖人則範圍之不使其或過萬物之

生不一聖人則曲成之不至於或遺此其所以贊化育者也晝而為夜夜而復晝晝屈伸往來道无不在而聖人又以兼通而默契焉此又其所以知化育者也聖人為天地立心者如此則夫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又豈不因是而後見乎盖神者造化之神也有時在陰有時在陽兩在而不測其可以方所求乎易者造化之易也陰變為陽陽化為陰往來而不窮其可以形體拘乎然神微无方易顯无

體人知為造化之妙爾而不知聖人之大有功於天地也使聖人範圍之或過曲成之或遺而又不能兼通乎晝夜則神妙不著變化不行其无方者有方无體者有體造化非造化而聖人非聖人矣此一節言聖人至於命之事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天地之間无往而非一陰一陽也大之為四時小之

為一息往來之機未嘗有間是孰使之然哉曰道也
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自人觀之則有先後有精
粗然本非可以先後言亦非可以精粗判故但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蓋聖人於陰陽之運行處指以示人
以明道之全體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程子嘗言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此言繼之者善成之
者性蓋亦姑從動處言之耳其實動以前又有靜靜

以前又有動也繼之者氣之動善則理之隨氣而發見者也所謂萬物資始也元亨誠之通也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成之者形之靜性則理之隨形而各具者也所謂各正性命也利貞誠之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然繼之成之即陰陽之迭運而分言也曰善曰性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道之全體繼之則為善成之則為性在天者不異於人在人者不異於天所謂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然有是陰陽之氣而人物之生各殊則其氣稟未免於各異而其所見未免於一偏也故仁者但見發生流動處以為仁而不復知有知知者但見斂藏貞靜處以為知而不復知有仁是各得道之一隅而自謂之全體也若百姓之愚不肖則日用之間道无不在而鮮能知之是又居仁知之下者矣仁知者既如彼

而百姓者又如此則明夫道之全體者誰乎故曰君子之道鮮矣所謂鮮者鮮能知之由之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天道者一誠之通復而已矣論其發育則雖若有心而實无心論其成功則雖若可名而實難名是故仁本在内而發見於外此顯諸仁也元亨誠之通也用本在外而收藏於内此藏諸用也利貞誠之復也然

其發育也謂之鼓萬物則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若有心矣而又謂之不與聖人同憂則四時自行百物自生豈非本无心乎其成功也曰盛德大業則日新而久富有而大若可名矣而又賛之曰至矣哉則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又豈非難於名乎盖顯仁藏用乃造化之運行不與聖人同憂則顯仁藏用之自然盛德大業之至則顯仁藏用之成就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者大而无外其生物之不測乎日新者久而无窮其至誠之无息乎

生生之謂易

一闔一闢往來不窮造化之易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易書之易也其生生者陰陽也而所以生生者理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生生之謂易與此二句皆兼造化與易書言之也成

象者畧成乎懸象乃法之未定者效法者呈見其條法乃象之已形者蓋乾主氣之始坤主形之成合而言之即生生之易也生生之謂易猶言一陰一陽之謂道成象效法猶言繼善成性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極蓍策之數而知來則為占此事之未定者也通天下之變而不窮則為事此占之已決者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非神也陰陽之不測者神也一陰一陽變化不窮果孰使之然哉盖神之所為也惟神无方故易无體无方者即不測之謂也无體者即生生之謂也若為有方則非不測之神而其生生者亦有時而窮矣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

言易之廣大者贊美之辭也廣言其无不包大言其

无不貫此易之體統如是也自其遠而言之則變化之神无在不在而未見其盡自其邇而言之則觸事觸物莫非至理而寂然貞一自天地之閒而言之則盈乎六合林林職職而萬物皆備此易之廣大所包貫者如是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凡陽皆乾也凡陰皆坤也易書所言乾坤各有靜有

動靜其體而動其用也乾體之靜則專確用之動則直遂此大之所由生也謂之大者乾一而實故以其質言之也坤體之靜則翕聚用之動則闢闔此廣之所由生也謂之廣者坤二而虚故以其量言之也聖人曰乾坤易之緼又曰乾坤易之門易之廣大悉備豈出於竒偶二畫之外乎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道之大觀於天道人事可見矣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也有似於天地之發育故觀諸天地而易之廣大可見也易道窮則變變則通也有似於四時之推遷故觀之四時而易之變通可見也易之陽奇陰偶義无不具也有似於日月之往來故觀之日月而易之陰陽可見也此三者皆以易而配天道也易之乾易坤簡皆至善也而有似於聖德之至極故觀之至德而易之易簡可見也此一句又以易而配人事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其至矣乎將言聖人之體易而先贊美易道之極至也蓋易書者所以具天地人之理而人心之易即天地之易也故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則觀象玩辭而知无不明其德崇矣觀變玩占而行无不順其業廣矣知无不明則識見之超卓故曰知崇行无不順

則踐履之篤實故曰禮卑然其知禮者雖非拘拘於法天地而自與天地似故又曰崇效天卑法地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有天地之易則有人心之易故此特舉天地以明人心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對待之體也不易者也陰陽變化往來不窮此流行之用也變易者也不易之體既立則變易之用不窮矣而以觀於人心則本成之性得於天也存而又存在於人也蓋成性即知

禮也存而又存即知崇禮卑也知禮存性則道義由是出矣自我所禀受而言則曰成性自人所共由而言則曰道義成性為體而道義為用也然以性存為道義之門者可見此心常存則知禮對立而衆善之出莫不由是也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人心之與天地其體用之同如此云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

天下之物雜亂而並見不可勝窮也而聖人獨有見於此於是畫卦以擬度其形容倣象其物宜而名之曰象是凡卦畫之交錯无非萬物之形似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天下之事紛紜交錯未嘗一定也而聖人獨見於其動於是觀萬事之會通以行其常道而繫辭於爻以

斷吉凶故名之曰爻以會與通對言之則會者衆理之所集通者一理之可行以會通與典禮對言之則會通者通其變典禮者守其常蓋能變然後能常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物之雜亂誠可厭惡也然雜亂之中有至徵之理存焉是安可以惡之乎事之變動固易惑亂也然變動之中有一定之理在焉是又何至於亂乎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觀象玩辭而以之發言則時然後言而言无非道也

觀變玩占而以之處事則動惟厥時而動无非道也

言動无非道則變化之妙不在於造化而在於吾身矣故擬之議之者所以成吾之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

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鶴鳴子和我爵爾靡言誠信感通之道也然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故夫子特明之夫人之居於一室其言之善則遠猶應之也而况於近者乎其言之不善則遠猶違之也而况於近者乎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言之不可掩也行發乎邇而見乎遠行之不可掩也自君子觀之人之言行如門之有樞如弩之有機樞

機之發或當或否而榮辱皆由之言行而善雖天地之大无不感通也是可以不慎乎言行之慎即誠之謂也君子之心无不感通者亦誠而已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之於人其行不同而心則同也故以其行言之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未必同也以其心言之則二人同心物莫能間雖金之至堅可斷矣同心之言

深有意味雖蘭之至馨不過矣是則君子之所同者

豈常情之苟合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

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物錯諸地而得其安已爲愼矣而又藉之以白茅則

愼之至也天下之事過則有患唯過愼則不爲患故

无咎也夫茅之爲物雖薄而用之可重況所藉者深

厚而非止於薄物乎以是慎重之心而應夫天下之事將无所處而不當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節之初九言不出戶庭乃行之有節也而夫子於此又以言之有節者發明之蓋能謹行而不能謹言亦非全身之道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即河圖之數也以生數成數言之則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六七八九十為成數其

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也以奇數偶數言之則一三五七九為奇數二四六八十為偶數奇為陽而屬乎天偶為陰而屬乎地也卦止於八而數必至於十者八為陰陽數而十為五行數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一節又推明天地之數也天數五者五奇數也地

數五者五偶數也五位相得者奇數與偶數相得也各有合者生數與成數各有合也五奇之積為天數二十五五偶之積為地數三十成變化者陽奇陰偶之所成也行鬼神者鬼神行於陽奇陰偶之中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大衍之數五十即河圖之虛五者然河圖者天地自

然之數大衍乃人用之以揲蓍求卦者也謂之大衍者參天兩地以爲五小衍之爲十兩其五也大衍之爲五十十其五也其用四十有九者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四十九者合七七之數然後有以成蓍策之變化也分而爲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兩手也象兩者以左右手象天地也掛一者取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也象三者所掛之一策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之以四者先釋右手之策而以右手

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揲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以四數而象之也歸奇於扐者兩手之策四四之後必有奇零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扐其奇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扐其奇於第三第四指之間以象閏者如積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者前後閏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而揲蓍之法始掛一次揲左次扐左之奇次揲右次扐右之奇是一變之中凡五節必再扐然後别

起一掛故以象五歲之再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乾坤二篇之策以掛扐之外見存策數言之也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為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

為老陰之爻然此言乾坤之策數者蓋易以變為主故但據老陰老陽言之耳若以二少計之則少陽一爻二十八策六爻為一百六十八少陰一爻三十二策六爻為一百九十二合之亦三百六十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上下經之卦爻陰陽各半陽爻百九十二每爻策三十六總六千九百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策二十四總四千六百八若以少陰少陽計之數亦不異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

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天道之妙不得而見也然有易之辭以告於人而後

福善禍淫之道寓於吉凶悔吝之占是天之道因辭

而後顯也人事之常未見其妙也然有數之神以決

其疑而後動靜舉措之間无非天理自然之妙是人

之行以數而後神也夫卦爻之辭蓍策之數有如是

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人謀无不遂可以祐其神化而鬼謀无不協易之用大矣哉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其變化之不測者神也神固不離於道矣而道非神也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

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道之在天下无一物之有間也而該其道者唯易書盡其道者唯聖人而已然不曰聖人有易之道四而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者蓋易之道无不備而唯聖人能盡之則雖謂之聖人之道斯可也道大矣不可悉數矣今曰有四焉則四者果足以盡道乎蓋易之為書不越乎四者則道之至大亦不出四者之外也夫聖人之言以易而言也故有尚於其辭則其英華發

外者皆指其所之之理而言无非道矣聖人之動以易而動也故有尚於其變則其與時偕行者皆化而裁之之妙而動无非道矣聖人之制器以易而制之也故有尚於其象則其用器中度又皆象其物宜者而制器有非道乎聖人之卜筮以易而筮之也故有尚於其占則其開物成務又皆極數以知來者而卜筮有非道乎以者以易之書也尚者配而合之也聖人於易道之四各有合焉則以易之道為聖人之道

豈為過哉然易有象而後有辭筮有變而後有占象變一類也辭占一類也而此先言尚辭何也葢自聖人而言之以言動器卜為序而不以象辭變占為序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言尚占之事而辭則未占之前固當玩之矣夫君

子之有為有行則其問之於蓍必有命之之言而蓍之受其命也如器之嚮應故雖萬里之外有以灼見而何間於遠近雖鬼神之心有以明知而何間於幽深其知來物者如是非天下之至精乎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言尚象之事而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夫求數之始或三數而變或五數而變參之伍之更相反覆以不

齊而要其齊此所謂變也數之未定者也究而極之則以六對九以七對八乃左右相交而錯其數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乃上下相生而綜其數此所謂數也變之已定者也是故通三揲兩手之策即參伍以通其變也既通其變則陰陽之老少於是可見而天地之文遂成矣然僅一畫則未成六爻動靜未見故止謂之文文者象之未定也究七八九六之數即錯綜以極其數也既極其數則卦爻之動靜於

是可見而天下之象遂定矣既成六爻則爻有變動吉凶始著然後謂之象象者文之所成也此合象變而言之而又獨以爲至變者葢象者變之已成變者象之未定象非難知而求其變爲難故以爲非天下之至變不能與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易具四者之道而无所思慮无所作爲其體之所以

立用之所以行亦无心而已矣故其未用也言在於
冊象在於畫著在於櫝雖至虛至靈而退藏於密其
體寂然未嘗妄動是其靜而无心者可知也及其用
之也揲著以變而受命如嚮所問者善則應之以善
所問者惡則應之以惡而天下之故无不感而通焉
是其動而无心者可見也靜而无心則廓然而大公
未嘗動於私也動而无心則物來而順應未嘗滯於
一也蓋其寂然不動之中固有以包含天下之動而

其感而遂通之際則其中之至靜者又未嘗與之俱往焉故其寂然者无時而不感其感通者无時而不寂此豈非至神之不測者乎若或寂專於寂而感偏於感吾見其物則不通而已而何以神妙萬物邪然此以蓍卦言之耳若推而論之則如天地之大人心之微其一體一用亦安有不然乎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易之深也於天下之理无不備而聖人則觀象玩辭

有以極其深易之幾也於天下之事无不明而聖人則觀變玩占有以研其幾極深者究覈其精玄研幾者審察其微昧蓋聖人之體乎易者如此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夫聖人之深有得於易之深也則能以一人之心而為天下之心聖人之幾有得於易之幾也則能以一人之慮而周天下之事然其通志也所感在此而所

應在彼有不知其通其成務也物各付物各得其所有不知其成是果何為而然哉曰其心之神爾夫人之速也未有不疾其力者而神則不疾而自速矣人之至也未有不由於行者而神則不行而自至矣唯深唯幾唯神始也在於易而今也在於聖人聖人之心其即易矣乎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冐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聖人之易爲天下而作亦爲天下而用也葢上古之世風氣未開大樸未散斯民迷於吉凶之途而莫知所趨故聖人爲之作易而教之占以開明其心志成就其事業而其爲書也大而天地之化小而動植之宜遠而四海之治近而一身之修其爲道盡寓於卦

爻之中而无一或遺者此所謂冒天下之道也然又曰如斯而已者見道之止於是而无他也其爲書旣廣大悉備則无所用而不周无所處而不當矣故觀之天下其嚮背之不同者人心也而易足以通之其難成而易敗者功業也而易足以定之其事變之萬殊者未免於疑也而易足以斷之蓋唯易有以開物故用之則足以通志唯易有以成務故用之則足以定業而斷疑唯易有以冒天下之道故用之以通志

則曰天下之志用之以成務則曰天下之業天下之疑嗚呼吾於易之全體大用見聖人之為天下者至矣而或言易不主卜筮者則自謂見易之大也而不知適以小乎易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蓍以七為數則七七四十九而屬乎陽是未成卦而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卦以八為數則八八六十四而屬乎陰是因蓍成卦而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至於六爻之變易則周流六虛唯變所適然其告人者善以吉告惡以凶告亦未嘗不明著也聖人之心全體此易而三者之德无一不備故其靜也方寸之潔淨即易之潔淨而渾然此理未嘗形於事此所謂洗心而退藏於密也及其動也以天下之休戚為

吾身之休戚而用蓍之神則得失之幾无不判決用卦之知則吉凶之理无不素明此所謂與民同患而知來藏往也然若此者豈一毫私知之所能與哉蓋聖人之至誠如神而明於吉凶得失蓍卦之理而无藉蓍卦之用如古之聰明睿知之君雖有神武而不尚誅殺也以是論之卜筮者聖人固為天下而設也若聖人之於事則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彼蓍龜者又安能違聖人之心乎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之聰明睿知獨首出乎天下者也故明於天之道而知造化之大必待我而參贊察於民之故而知天下之事必由我而成立於是天生神物有蓍可筮有龜可卜聖人則興其神物以為卜筮焉民眩於事而泯泯棼棼莫明吉凶聖人則教民卜筮以導其用焉夫作易者非聰明睿知之聖人固不能也而至於

用易者非聖人之極其誠敬亦何以盡其用乎聖人平居之時已无不誠敬矣而於諏筮之際則尤致其齋戒焉蓋齋則湛然而純一戒則肅然而警惕此誠敬之至也然至誠則如神誠者神之本神者誠之用也其誠敬如是則其本心之德豈不神明之至而有以知來乎其所以明言之者明察則窮理之明也神明則臨事之明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

不窮謂之道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易之為道大矣在於造化者此道也在於萬物者此道也在於生民者亦此道也故此一節自造化之運推而至於萬物之生又推而至於聖人之教亦猶中庸首章言性道教之意也原其初而論之太極之本體亦漠然至靜而已故動靜雖无端而亦必以靜為之始以由靜而後動也當其靜也如戶之闔而陽氣

未動萬物未生則謂之坤及其動也如户之闢而氣已亨通物已昭蘇則謂之乾有靜斯有動如户之有闔斯有闢則謂之變靜而復動動而復靜一往一來循環不窮則謂之通此四句皆言造化之運也然其運行而發育也於其氣之始聚而可見則謂之象於其形之已成而貞固則謂之器此二句言萬物之生也萬物既生則造化之能事畢矣而裁成輔相者又有待於聖人故因造化之功萬物之生而制為政令

以盡其用者則謂之法法旣立矣斯民之日用或出而或入无不頼是以安利而其讙欣鼓舞有莫知其然者是則謂之神此二句又言聖人之教也然造化之大萬物之多人事之異亦安有出於易書之外乎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有太極者以一爲本也乃生生之理也太極生兩儀而至於八卦者以兩爲用也乃生生之序也所謂易者即兩儀四象八卦也首言易有太極則陰陽函

太極也復言生兩儀四象八卦乃太極生陰陽也觀太極於兩儀未分之前則統體一太極也觀太極於兩儀四象八卦之中則陰陽各一太極也至於周子言无極而太極與易豈異乎蓋言易有太極則見理之與氣有則俱有本无先後也然論其次第亦必先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故周子首之曰无極而太極蓋指其理之不雜乎氣者言之也然由太極而分陰陽由陰陽而分五行此造化之序也由太極而兩儀兩

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此畫卦之序也周子因大傳之意以明造化之妙蓋又自爲一說矣而推明畫卦之意者其唯邵子加一倍之法乎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八卦既成則卦有小大大爲吉而小爲凶爻有當否當則吉而否則凶此吉凶之所以定也吉凶既定則人之卜筮者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大業之所以生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天地之大者形體也四時之大者變化也日月之大者光明也富貴之大者爵位也聖人之大者制作也蓍龜之大者吉凶也詳言數者之大而終之以蓍龜且言之又加詳焉則上文取譬之博者无非以明卜

筮之大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易之合於造化者其象數不同而理同也夫聖人之作易其觀於天地之間何往而非易也而造化之易則其取法之大者耳是故天之生物而百莖之蓍有應於和平此植物之神者也聖人之作易則陰陽之老少者其法於是乎天道之運而陰陽寒暑往來之

不窮此變化之大者也聖人之作易則卦爻之動靜者其效於是乎在於天而其象著則日月星辰者是也而其行有順逆則其應有吉凶故聖人又取其象以明人事焉出於地而其數具則河圖洛書者是也而其生成奇偶者亦相為經緯故聖人又則其數以為八卦焉合而論之則蓍之數四十有九河圖之數五十有五洛書之數四十有五此其數之本不同也而聖人之易皆則焉何也以其理之同也陰陽寒暑

者氣行於地而生百物日月星辰者象成於天而為
三光此其象之本不同也而聖人之易皆效焉何也
亦以其理之同也然其理同矣而象數者果不得而
通乎夫河圖之虛五為大衍之數洛書之五含五亦
大衍之數則三者之數未嘗不相合也陰陽寒暑之
始終循環所以成四時日月星辰之疾徐贏縮亦以
成四時則天地之象未嘗不同運也聖人之易俯仰
遠近所取之各殊辭變象占發揮之不一然一言以

蔽之曰擬造化之易而已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之始作也有其象而亡其辭則示人以意而已然蚩蚩蠢蠢之民或不能觀象而見意也故後聖人懼之而又繫之以辭焉所以告其得失也定之以吉凶焉所以斷其從違也聖人教人之意於是盡矣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所以吉者蓋以上九能信而順也天之助順人之助信亦各舉其一耳其實天亦助信人亦助順天之與人同此理同此心未有人從而天違者也六五一陰而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信順可知矣蓋五之交孚信也

而上能屈之謙退不居順也而上能忍之則上之孚信恭順皆因下於五而見之也且上能下於五豈唯信順而已哉是又得尊尚賢者之道也其獲天之祐而吉无不利葢有不期而自然者矣信順如是尚賢如是天且佑之矣而況於人乎況於賢者乎是葢不言可知矣按此錯簡恐當在下傳第五章葢前第七章所釋者七爻皆不稱易曰下傳第五章所釋者十一爻則皆稱易曰故當以類而從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立象設卦繫辭言作易之功也變通鼓舞言用易之妙也然此五句之義其所重者尤在於盡之一言夫意有未易盡也而聖人之作易則先立之象於是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而意无不盡矣情偽未易盡也而聖人從而設其卦於是位有貴賤卦有小大而情偽

盡矣言有未易盡也而聖人又從而繫之辭於是當名辨物正言斷辭而言无不盡矣然此作易也至於用易則又有至妙者存焉故利者難於盡也而聖人有變通之道焉則其於卜筮也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而天下之利安有不盡乎然五者之盡獨於繫辭曰盡其言何也其之一字非指聖人言之歟意者易之意也情偽者天下之情偽也利者天下之利也神者易之神也而言則聖人之言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意非言可盡則立象以盡矣言非書可盡而人謂繫辭盡其言何也曰言止於是而已矣而意之无窮聖人固貴於象也故特首之曰立象以盡意嗚呼吾知聖人之言有不得已而言之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者非止於乾坤二卦凡陽皆乾也隂皆坤也如言乾坤易之門者亦然然彼以造化言此以易書言

其意固異也自易道體統而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易書之所包畜者故曰乾坤其易之緼邪自乾坤成列而觀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蓋易之包乎乾坤者易以已成之卦言之而乾坤以奇偶之變化言之也易立於乾坤之中者易以奇偶之變化言之而乾坤以卦之成列言之也易即乾坤乾坤即易故謂爻為乾坤可也謂卦為乾坤亦可也謂爻為易可也謂卦為易

亦可也然有一陰一陽則必交變然後成卦也若陰止於一陰不復能為陽陽止於一陽不復能為陰則乾坤毁滅而无復成卦矣故曰乾坤毁則无以見易也易既不可見則卦畫不立而陽竒陰偶不能變化所謂動而无静静而无動物則不通而已矣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聖人論陰陽之成易而反覆以明之所以見有此陰陽則必有此易造化之妙自有不容於隱者其意至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夫易之所具者陰陽而已然形而上者陰陽之理也形而下者陰陽之事也其以形而上下言之者見道之與器本不相離爾蓋形者動而可見之時也自此而上者无體故謂之道自此而下者有體故謂之器以易觀之則象也爻也辭也皆器也而象之意爻之情辭之所指是乃道也聖人之作易精粗一致无不

備矣而其用之於天下何往而非是道邪故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則謂之變變者所以見時事之殊也因其變之可行者而推行之則謂之通通者所以合時事之宜也變而通之可謂趨時矣盡利矣使民不倦矣則舉而措之於天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无所用而不周无所處而不當其謂之事業也亦宜哉蓋事業本於變通變通本於陰陽陰陽本於道道與陰陽易之該乎造化者也變通事業易之見於人事

者也造化人事吾舍易其何以觀之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易之作也以卦畫之爻變而窮盡天下之紛雜以六爻之繫辭而鼓舞天下之動作則天下之萬變舉不出乎易之外故謂之存乎卦存乎辭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之用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者存乎變變者變革之道而未見於事也因其變之可行而推行之者存乎通通者不窮之義而已見於事也然易之道大苟非其人亦不能用之矣故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蓋必其心之至神然後能明於易而知來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存乎其人之德行蓋必其心之至

誠然後能如神之前知也合前一節而論之卦之與辭言其粗也而不遺乎精變而通之見於事也而必本於心盖有易書之易則必有人心之易用易而不本之於心則夫人而能用也而何待於聖人哉

右第十二章

周易參義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參義卷八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瞿槐

謄錄監生臣李德滋

周易參義卷八

元　梁寅　撰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八卦旣成則或横而列或圓而列而陰陽之象无不可見矣因而重之則三畫之上復加三畫而卦各六爻為六十四矣然卦之成列者由太極而兩儀由兩

儀而四象由四象而八卦乃以漸次而成非聖人因見三才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者由八卦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乃以漸次而重非聖人又連畫上三爻以為六十四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者謂剛柔交錯而成卦爻變在其中者即所謂變化之道也繫辭焉而命之者謂因其爻之當否而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動在其中者則專指當占

之一爻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雖備於辭亦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然卦爻之動静即人之動静卦爻之吉凶即人之吉凶人之動有當否而吉凶類應之如影響之於形聲也可不慎乎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剛柔者立本乃不易之體即所謂闔戶闢戶也變通

者趣時乃變易之用即所謂往來不窮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天下之理吉凶二者常迭相勝而不已故非吉勝凶則必凶勝吉蓋吉凶生於陰陽陰陽者常相勝故吉凶亦常相勝也人觀於此則處凶者固可以轉而為吉而處吉者亦可不豫防其凶乎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而未嘗變易者以其常於示人也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未嘗廢息者以其常於臨照也天下之動紛錯萬變而卒於有定者以其常於一理也此三句重在天下之動貞夫一其言天地日月者蓋引之以明貞一之意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夫乾確然而健於上非有他也唯示人以易而物自資始矣夫坤隤然而順於下非有他也唯示人以簡

而物自資生矣所謂天地之貞觀者蓋如此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之奇偶所以效乎乾坤也卦之消息所以像乎乾坤也奇效乾之易故凡陽爻有剛決之義焉偶效坤之簡故凡陰爻有柔順之義焉卦之陽長陰消則所以像乾之易也卦之陰長陽消則所以像坤之順也

爻象之奇偶消息足以盡乾坤之理矣

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

辭

爻之奇偶卦之消息變動於蓍卦之内於是爻之當否卦之小大可以見矣爻有當否卦有小大而吉凶見於蓍卦之外則卦之大而爻之當也爲吉亨无咎卦之小而爻不當也爲凶咎悔吝亦无不著矣爻象既動則謂之變也而人之爲功業者其得失成敗之兆豈不於是而見乎吉凶既見則謂之辭也而聖人所以教民卜筮者其諄諄懇懇之情豈不於是而見

乎爻象動乎内則象可見也吉凶見乎外則占可見也功業見乎變則變可知也聖人之情見乎辭則辭可知也所以學易用易者唯象占辭變而已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夫天地設位而隂陽五行發育萬物乾男坤女生生不窮是天地之大德在於生物而已然天能生物而无以治之則民物不得以遂其生故必篤生大聖之

君授以至尊之位使之君臨天下而治其爭亂是聖人之大寶在於尊位而已然聖人有其位固所以為民若以位為樂而不恤其民則民心不免於渙散大位亦无以自保故聖人之守位者唯在於得民也然四海至廣兆民至衆茍衣食之不足其生之不遂則亦不能覩藏於君上故聖人之聚人者唯在於財也然財者人之所同欲若但能富民而不能教民則民唯私利之是徇不知公義之所在是雖曰欲剎而不

能保其利矣故理財以防其侵奪正辭以辨其是非禁民之非邪以歸於中正是則所謂義者也此一節文意自源而流其義相須蓋天地不可无聖人聖人不可无萬民萬民不可无財財不可无義而聖人者上承乎天地下統乎萬民凡造化人事皆由之而立者也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逺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凡麗乎天者其象而无形可執故仰則觀其象凡麗乎土者其形堅實而有法可取故俯則觀其法觀鳥獸之文如鯉三十六鱗為陰龍八十一鱗為陽是也觀地之宜如山為陽而川為陰東北為陽而西南為陰是也近取諸身如乾首坤腹之類也逺取諸物如乾馬坤牛之類也通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

性也類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也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以離之象言則兩目相承有似於罔罟以離之德言則物相附麗乃魚獸之在於罔罟也然聖人非先見於離而後制為罔罟也蓋亦見魚獸之屬思有以取之故制為罔罟以牢籠之而偶合離之象故云蓋取諸離蓋之為言適然有合之意也下諸爻放此

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葢取諸益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

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

聖人之化天下非後世所及者有二焉曰隨時也曰无為也自神農以前王天下者方憂夫民生之未遂而所急者食貨所先者用器其教民之意雖寓於養

民之中而其為治者固未大備也迨神農既沒而黄帝堯舜氏作則當世道極盛之時正生民殷庶之日於是不得不異於前代矣盖民之倦於其故則時當變矣聖人於是通其變而使民自不倦則變通之道即隨時之義也民之安於其習則憚於有為矣聖人於是以神道設教而使民自宜之則神化之術即无為之治也然徒知變通而不知神化不能以變通也徒知神化而不知變通不能以神化也易之為道窮

則必變變則必通通則必久時當變通焉則固不可
違也既變通矣則自天祐之乃自然之祐也吉无不
利乃自然之利也聖人豈有心於其間哉黄帝堯舜
之時一丕變之時也天下之民樂於其變而囿於其
化方自驩然於泰和之域聖人之心又將何為哉唯
垂衣裳於萬民之上以享其无為之效耳其曰取諸
乾坤者以乾坤變化而无為也卦莫大於乾坤而德
莫大於黄帝堯舜以黄帝堯舜之治天下而取諸乾

坤豈非聖人與天地同其大者乎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九州四海為一之時所以遷有无而遂民用者唯舟車之利為大故致遠以利天下於渙隨二卦皆言之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人之於事過則有害唯送死者人子之至情雖過厚不害所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古鴻荒之世風氣未開民淳事簡故止以結繩治之至於後世則風氣開而民事繁矣故聖人慮之不得不易之以書契言之易忘則書以記之事之可疑則契以信之於是百官以書契而布治萬民以書契而明察其有合於夬者豈非以其明決乎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彖者材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如萬物之紛紜萬事之變態皆天下之動也而卦爻皆有以效之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吉凶因象彖文而始生悔吝因象彖爻而始著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以陽統陰正也故為君子之道以陰統陽非正也故為小人之道陽雖統於陰然其尊自若也故曰二君而一民然天下豈有二君一民之理哉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夫子因咸九四有憧憧之思而曉其人曰天下之事何以思慮為哉所以行者同於歸也但其塗之殊爾

所以思者其致一也但其慮之異爾以是言之人之妄行者莫若安於坦塗人之多慮者莫若委之自然如是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而其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又何以思慮為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觀之日月寒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而其明自生日月非有心於生明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功自成寒暑非有心於成歲也蓋其往者為屈來者為信乃往來之自然也屈信相感而其利自生非有心於利也而人之感人者獨何思慮之憧憧耶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觀之於物尺蠖之屈不終於屈蓋將以求信也龍蛇

之蟄以藏其身亦有時而出也豈唯物哉人之於學也亦然故精研其義而極其深至於入神而不可測此屈之至也然以出而致用則其利用安身者莫非精義入神為之本而其屈者有信焉利其施用而得其宜无適不安而順其理此信之至也然又入而崇德則其精義入神者又因利用安身為之助而其信者有屈焉内之所存有以發於外外之所行有以資於内其交相養而互相發亦豈非自然之機乎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之精義利用特下學之功耳然上達之天理非離於下學之人事也學者但當用力於精義利用而勉勉循循以至於欲罷而不能則无所容力忽不自知遊於聖人之天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不容於有思不容於有為雖已亦莫知其所以是亦往而屈之意也至於真積力久而德盛仁熟則神為不測而吾之心有以潛通焉化為難知而吾

之心有以默契焉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德之盛而通神化猶誠无不明修已以敬而聰明睿知出皆自然致之者是亦來而信之意也然下學之至自然上達則非有二致也其神化者亦豈出於精義利用之外哉其始有待於思為則曰精義利用其終无待於思為則曰窮神知化蓋所造有淺深而理則无精粗也此章因言憧憧往來而泛論其理終乃歸之於學以至於天德之自然蓋以見感應之无私者必如

是而後能之也其旨深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石不可移而必欲移之則力困矣蒺蔾不可據而必欲據之則身傷矣然如是者皆其自取也欲免於凶亦反其所為而已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

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有其器而无其時則其藏為虛藏有其時而无其器則其動為輕動既有其器又有其時斯足以盡器之用矣此其所以動无窒礙而所向有功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

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可以小善无益而不為乎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可以小惡无傷而不去乎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常自恐其危者乃所以安其位也常自恐其亡者乃所以保其存也常自恐其亂者乃所以有其治也孟子所謂生於憂患者蓋如此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

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豫之九二言介于石不終日葢謂守之堅而去之決也而夫子深以知幾贊美之葢君子者固貴於節操而尤貴於知幾也夫知幾者能審善惡之未形其神明之至乎以交際言之常人之交於上者易失之謟也而君子則審之於微故雖恭巽而不至於謟焉常人之交於下者易失之慢也而君子則審之於微故雖和易而不至於瀆焉若是者豈非知幾乎夫幾者

欲形未形之間乃動之微也吉與凶之先見者也君子之知幾豈唯交際乎其於去就之際尤貴於見幾故能去之決而不俟終日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亦由其安而能慮故其去之決而正且吉也夫其節介如石者安靜之至也其審度去就又何待於終日乎蓋雖事之未形而斷然可識矣君子者既知其微又知其彰既知其柔又知其剛是於天下之事无一之不明也此其所以卓然自立而為萬夫之望與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有不善未嘗不知其知過之明也知之未嘗復行其改過之速也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之化醇氣化也男女之化生形化也然絪緼構精皆氣之始也化醇化生皆形之始也言男女構精

者損之爲卦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成也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成也凡物兩相與則專一三則雜矣三而損一爲兩一而得友亦爲兩必如此然後能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隂物也隂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易之為書所以該天地之道者也然其該之也亦陽奇隂偶變化不窮而已故曰乾坤易之門言乾陽坤隂二者對立而易之變化由是以出也然隂陽者以靜為體以動為用觀乎其靜則乾陽坤隂各為一物而變化未見是乃分隂分陽兩儀立焉不易之易也

觀乎其動則二物交錯相得有合而卦爻剛柔之體於是可見是乃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變易之道也易之剛柔交錯則造化備矣故陰陽之象如雷風山澤之類皆形而下者也天地之事也而易則有以體之焉陰陽之性如健順動止之類皆形而上者也神明之德也而易則有以通之焉此一節以乾坤易之門一句為之綱領而自乾陽坤陰至剛柔有體則見其體分而用合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則見其象著而理

徵皆以卦畫言之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以卦爻之辭觀之其稱事物之名雖紛然雜出然未嘗有越於理者蓋卦爻之交錯即隂陽之變化而萬物萬事无不出於隂陽者故聖人之繫辭亦摹擬其變化之自然爾而又何有差繆乎然稽考其事類則亦已詳矣當上古之時民淳事簡聖人豈如是之諄諄哉易之賁辭如是是亦衰世之意爾蓋文王之演

易世道益以降矣以大聖之德而遭羑里之難其經常事變亦多矣則其辭之費也豈非著其憂患之意以教後世邪吁聖人之慮深矣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易之為書也彰其旣往而於造化之大无不該察其未來而於吉凶之幾无所昧於事物之顯者則微其辭使人究乎理於義理之幽者則闡其意使人驗於

事且其開而散之則名之必當貴賤尊卑有不得而紊物之必辨大小精粗莫不有其類明正其言則是非得失未嘗有隱斷決其辭則吉凶悔吝无不明著以是觀之易之廣大悉備者豈非聖人之精蘊皆見於此乎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凡易所言事物之名固多微小然莫非取法於陰陽

是其稱名雖小而取類則大也所言性命之旨固若高遠然莫不粲然而有章是其旨雖遠而其辭則文也言之委曲詳盡疑於附會矣然其委曲者未嘗不中於理焉事之雜然肆陳疑於淺陋矣然其雜陳者未嘗无隱微之意焉蓋易之為辭也因人心之疑貳而決之以濟斯民之行事而明失得之報應爾豈託之空言而无益於實用者邪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始作於伏羲之世猶上古也及其大興於文王之世則為中古矣然文王以處憂患而作易故其辭亦多教人處憂患之事也言此以起下文九卦之意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上文既言文王為憂患而作易矣於是歷陳九卦以言反身修德之意蓋處憂患者莫先於自修也人之

踐履皆由於禮則身處於實地故履者德之基也人能謙退以下於人則可以常執守故謙者德之柄也能自反於善而不至昏迷則進修有漸故復者德之本也能立心有常而不遷於欲則所守益堅故恒者德之固也能每事抑損則懲忿窒慾而不辱其身故損者德之修也能務於日益則遷善改過而內美充實故益者德之裕也能處困而亨則身之善否有以自驗故困者德之辨也能如井之不動而用周於人

則應變不窮故井者德之地也能巽順於義理而心與事相入則有以處斷故巽者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和者疑於苟且而履之和則无非天理之極至自尊者多取辱而謙之尊則自然而光榮微小者无分辨而復之小則自異於羣陰雜處者多令人厭而恒之

處雜則久愈敬而不厭艱難者多不遂意而損之難則先難而後易欲其充長者多強有作為而益之長裕則自然而无施設窮者多窒塞而困之窮則其道自亨通居其所者僅自守而井之居其所則有以及於物稱物而平施者多暴露而巽之稱物則潛隱而不露此如書之九德皆无其弊而有其效者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故履以和行禮自卑而尊人故謙以制禮有不善未嘗不知故復以自知終始惟一則日新故恒以一德人道惡盈而好謙故損以遠害百姓足而君足故益以興利不怨天不尤人故困以寡怨安而後能慮故井以辨義禮无不順故巽以行權此章三陳九卦第一節言九卦之義第二節言九卦之效第三節言九卦之用也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易之所該者皆造化之大人事之要故不可遠也然其道也屢遷故竒偶之畫變動不居而常周流於六虚之位或上或下本无常處一剛一柔交相變易以爻義觀之有當位而吉者亦有當位而凶者有有應而吉者亦有有應而凶者是豈可以為常典乎亦唯其變之所適而已矣自變動以下皆言屢遷之意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以二體言之則或出居於外或入居於內雖出入无常而亦有其節度矣然義當居內則在外爲失位義當居外則在內爲失位是又可以不知懼乎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易之爲道又明於人之憂患與其所以致憂患之故故使人觀之雖无師保之嚴而常若父母臨之於上是雖欲不戒懼安得而不戒懼哉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茍非其人道不虛行

其始率循其辭而揆度其道則吉以吉告凶以凶告

固有典常矣然茍非其人則吉亦凶是其人則凶亦

吉易之為道豈虛行乎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也

易之為書原其初爻之始要其上爻之終自始至終

六爻皆具然後成一卦之體質也然六爻之中剛柔間雜未嘗有定何哉亦隨其時與物而已矣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初為本則其質未明而難知上為末則其質已著而易知故初則貴於擬度而卒則但成其終而已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初則過卑上則過高而二五乃君臣之位三四又為

下之上上之下故剛柔相雜以具其德而辨其是非者必待中四爻而後備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居可知猶言斷然可知也知者觀其彖辭則思已過半矣而又要其存亡吉凶於六爻則豈有不可知者乎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

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二與五相應四位近於五皆大臣而位相遠故為同功而異位也然雖同為大臣而所處之善則四不如二蓋二應於五則為五所信四逼於五則為五所疑此所以二多譽而四多懼也夫二與四皆柔位也柔之為道本不利於遠而二之多譽无咎者以其用之柔而得中也然此亦大槩言之爾若考之諸卦則二亦有凶四亦有吉不可執一也下言三五者亦然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五為一卦之主而三亦居下卦之上故為同功而異位然五君位而三臣位故三則多凶五則多功也五雖多功然以柔處之則不勝其任而或危殆唯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則可以勝其陰邪之害爾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以三畫言之則三才已具而陰陽未分乃太極函三而為一也以六畫言之則三才已分而陰陽各具乃三才各一太極也上傳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即兼三才而兩之者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為道變動不居故謂之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

也爻或剛或柔其小大有等差故謂之物物者陰陽二物也陰陽二物相間雜而成章故謂之文文者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則為文之當以陰居陽以陽居陰則為文之不當當與不當又豈非吉凶之所由生乎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

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文王演易於羑里乃危懼之時也故其辭亦危懼焉易之為道者人能危懼則使之安平若其慢易則使之傾覆然非易使之也天實使之也易之道即天之道故天所禍福者即易所禍福也且其道甚廣大天下百物莫不該備蓋无非以象與事示夫人也人之學易者能自知戒懼而慎始慎終焉則要之可以无咎矣易之為道蓋如此乎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健順者乾坤之德也易簡者乾坤之行也知險阻者乾坤之處變也乾唯其健也故其德行恒以易然其在於平時則易爾若遇險之時則又能艱難慎重而不陷於險此其行之所以不窮而爲健之至也坤惟其順也故其德行恒以簡然其平時則簡爾若遇阻

之時則又能詳審擬度而不觸於阻此其行之所以不窒而為順之至也蓋知險者自高臨下而見險之在下知阻者自下趨上而見阻之在上能如是則可以免乎憂患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說諸心研諸慮者體易也定吉凶成亹亹者用易也能說諸心則凡易之象辭天下之事變皆有以默契

而怡然理順矣能研諸慮則彖之變辭之占與凡事物之應接莫不有以研其幾微而審其當否矣此豈非體易於心乎既說諸心則義理素明故遇事而筮則吉凶以定而无所疑於心矣既研諸慮則幾微必察故既筮而決則行之亹亹而无所怠於事矣此又豈非用易以處事乎按朱子以說諸心屬乾以研諸慮屬坤蓋承上文之意然疑皆斷簡未必相屬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凶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易書之中如陰陽之變化人事之云為无不悉備而吉凶之事自有祥兆祥如春秋傳是何祥也之祥言其先兆也但言吉事而不言凶姑舉其一而因可見爾然唯易於變化云為理无不具故人事之象之者知其已有之實事唯易於吉事凶事皆有祥兆故人之占而頫之者知其未然之休咎盖上二句以易書言下二句以人之學易者言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設位於上地設位於下雖其變化未嘗不行而參
贊以成其功能者又必待於聖人也聖人之成能其
大者无如作易之功也然聖人豈恃其一己之私智
哉其有所為則謀之臣民謀之卜筮雖百姓之愚亦
可以與其功能矣與能之與成能雖大小不同然皆
為有補於造化而所以致是者亦莫非聖人之功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八卦以象告謂卦爻之象示人以意也爻彖以情言

謂卦爻之辭各究其理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謂卦爻之變明著其占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愛惡相攻吉凶生遠近相取悔吝生即吉凶以情遷也情偽相感利害生即變動以利言也凡易之情陰陽之爻近而相惡則大而致凶害小而取悔吝矣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為掌卜筮者言之也葢於筮之時而審察其問者之言辭則不待蓍策而先知其邪正矣若其人之不正則豈唯蓍策有所不告乎吾之掌筮者雖不為之筮可也繫辭下篇自十一章以下文意多不屬疑其為聖人之遺言而簡編斷絕乃傳易者掇拾以附於後非一時成章之言也

右第十二章

周易參義卷八